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金屋夢
第三十四回 翟員外伸冤元帥府 李師師官配馬頭軍

節當寒食半晴陰，花與蜉蝣共死生。 白日急隨流水去，青鞋空作踏山行。
收燈院落雙飛燕，細雨樓台獨囀鶯。
休向東風訴恩怨，從來春夢不分明。

單表古人詩詞，多因故國傷心，閒愁惹恨，歎韶華之易盡，則感寄春風，悲陵谷之多遷，則魂消秋月；拈就鴛鴦，寫出江淹離恨譜；飄來蝴蝶，編成杜牧《斷腸詩》。也只是為托興遣懷，方言醒世，真卻是假，假卻是真。自有天地古今，便是這個山川，這個歲月，這個人情世態，這個治亂悲歡，笑也笑不得，哭也哭不得。

這回直接上段，汴梁為歷代建都之地，自經五代，改號東京，宋太祖登基，直傳至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神宗、哲宗，到今徽、欽，相傳九主，享國太平，日夕朝野豐登，車馬輻輳，風俗淳厚，士女繁華，何等的盛。一旦中原陷失，盡為金人所有。自徽、欽北狩，兵火相連，戰爭不息，有二十年大亂。那些金碧宮殿，化為蓬蒿瓦礫之場；文物典章，俱化成戎馬干戈之地；佳人才子，富室貴官，皆化為衰草冷灰，白骨寒，那裡去了。所以行人感慨，過客悲傷。有詩為證：

山園故國今何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。
汴水東邊舊時月，夜深還過女牆來。

說不盡的興亡之感，單表這士女的淫奢，現前的因果。可見這富貴繁華，真是眼裡空花；玉貌峨嵋，盡是前生孽債。即如徽宗末年，留心女色，嫖了一個煙花李師師，弄得國滅身亡，豈不是亡國妖孽，女色中尤甚，因此把李師師抬的如天上仙姬一般，享的那富貴尊寵，不下於玉堂金屋。除了朝廷宮禁，也就算是「李媽媽」家了。「媽媽」是河南開封府的土音，如「娘娘」、「太太」相似。因此東京風俗，止稱一個「李媽媽」，並不敢說李「師師」二字。後來徽、欽北去，這李師師生的手眼乖巧，門下子弟又多，串通金營將官，把個鐵桶的家業，護得完完全全，不曾折散一點兒。在城外汴梁橋邊蓋造樓房，穿廊花園書房，比舊日一樣齊整。又養著十數個能彈會唱的粉頭，只為銀瓶賺哄了翟員外千金的聘禮，後來鄭玉卿騙拐了銀瓶去了，李師師實不知情。這翟員外人財兩失，又是疼錢，又是惶愧，各處找尋了兩三個月。四下裡貼招子，騎著快馬追趕，只道是早路去的，那裡知他一蓬風上了揚州，也算做一場春夢。這是前案說過不提。

那時翟員外不肯干休，使孫寡嘴、張斜眼子兩個幫閒來和李師師家說話，道收了他一千五百兩財禮，外有金珠繡緞、插戴妝束、羊紅表裡，上下使過三千多金，指銀瓶為名，白騙了我，做個沒老婆的烏龜，抬不起頭，如不退還原物，要在開封府尹處告狀，揭他私通金朝，暗打朝報，窩隱奸細的疑，有四十餘條，各處印刻遍貼。李師師先也著忙，使人央翟員外休張揚，兩家都沒體面，情原將侍女巫雲賠他，還送過釵束來，把財禮退一半回去，先著孫寡嘴說去了。次後使巫雲打扮的嬌嬌滴滴，花朵一般，坐著轎子過去。正值翟員外生日，兩隻烤鵝，四尾糟鱔魚，兩大缸麻姑酒，兩大盤壽桃，備了一擔盒子，使人挑著來看翟員外。巫雲進門來，使銀紅汗巾捂著口兒，笑嘻嘻的進來，望著翟員外磕下頭去道：「這些時連影也不見你一面。俺太太道，就是銀瓶著人騙去，走了拐的，俺家金珠古董，也值二三千兩銀子，是誰藏了他，不著他出來不成。知道員外著惱，許多日子不肯上門來走走。俺太太為這件事，氣了一場大病，一個多月全不下床，著我來看看員外。一來是賀壽，二來是解惱。俺們就比不個銀瓶，也來和員外做幾日伴兒，好歹請過去看看俺太太，也不肯教員外惹氣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撒嬌撒癡，做出許多情態，直引的翟員外笑了。回到後書房裡坐下，連忙自己收下禮物，打發盒擔和轎子回去。巫雲卻脫了衣裳，拿起鏡子來梳頭勻臉，打扮的別樣風流。見書房牆上掛著一張牙軸頭紫檀弦子，就抱在懷裡彈起來。翟員外見他來的知趣，又是舊日娘子，只得留他吃飯。

待不多時，孫寡嘴、王三官、張斜眼子一班兒進來幫閒，俱滿口誇贊巫雲姐出落的越發典雅風流，不是門戶人家，到底是內家妝束，就是銀瓶姐也不過是這樣。還是銀瓶沒有造化，這鄭玉卿一個毛頭娃子領著一個年少婦人，從來沒出過門的，路途間定然有禍，不是逢著盜賊劫個罄淨，連命丟了，路上還要被人盤詰，送官拿訛頭，將來還有解回東京的事。幾句話說得翟員外不惱了，又見巫雲慇懃，眾人誇獎，那些惱不知走往那裡去了。

員外過了生日，一日教做添壽，放開桌子，擺上酒來。說著話天色晚了，東方月出，照著院子花竹如畫，那紫薇花開得噴香，即時叫家人把桌兒抬到院子裡來坐罷。孫寡嘴年高，坐了首席；王三官、張斜眼子對坐；巫雲和翟員外橫頭。打開麻姑酒，添換了十二大，吃了點兒蒸飯。把大撤下賞人，就是圍碟小吃，細果海錯，擺了一桌，換上大杯。孫寡嘴道：「空說巫雲姐彈得好弦子，我們再不曾聽兒。今日員外添壽，就沒一聲兒，怪的員外不惱。這時銀瓶姐在席，不知彈勾多時了。」巫雲瞅了一眼道：「怪汗邪嚼咀的，叫人唱，說就唱罷。偏有這些寡嘴！」眾人都笑成一塊。巫雲取過紫檀三弦來，定了弦，把酒都換上大杯，頓開喉嚨，唱了一套〔一半兒〕詞曲。

錦重重，春滿樓台，經一度花開，又一度花開，彩雲深夢斷陽台。盼一紙書來，沒一紙書來。染霜毫，題恨詞，濃一行墨色，淡一行墨色。攢錦字，砌回文，思一斷離懷，織一段離懷。倩東風寄語多才，留一股金釵，寄一股金釵。

唱到此處，巫雲姐才待歇手，孫寡嘴道：「你家只為留下一股金釵，鄭玉卿才連人拐得去了。正是吃著碗裡的，還看著盤裡的。」巫雲急了道：「怪汗邪行貨子，你見俺家吃一半留一半？來只怕你們全吃不下去！」張斜眼道：「你著巫雲姐唱個〔西廂一半兒〕罷。百忙裡唱到好處，你只鬼混。」巫雲取過弦子來，又唱道：

冷清清人在西廂，喚一聲張郎，怨一聲張郎。亂紛紛花落東牆，問一會紅娘，調一會紅娘。枕兒餘衾兒剩，溫一半繡床，閒一半繡床。月兒斜，風兒細，掩一半紗窗，開一半紗窗。蕩悠悠，夢繞高堂，曲一半柔腸，斷一半柔腸。

孫寡嘴又道：「你家走的鶯鶯，那裡去了？今日拿著紅娘頂缺填陷，這一半柔腸還不知是那一個知心的和他續上哩！」巫雲急了，趕著孫寡嘴，使扇子打了一下。這席上王三官和翟員外拳行令，鬧過不了。吃到三更天氣，眾人散去。翟員外和巫雲枕設鮫，被翻紅浪，再敘舊情，曲盡奉承，直睡到日上三竿，二人方才下床。這翟員外原是個膿包東西，李師師怕他氣憤不過，打起官司來，今日先使巫雲來試路，還要騙他個為政第二，果然一見巫雲，連連睡了幾宿，窩盤的一句閒言也沒有了。巫雲枕邊言說著：員外留下她，情願借個名色，贖出身子來，「若脫了苦海，和你一心一計，服侍你到老。我一片真心，只在你身上。從今後一個客也不見了。替你理家上灶，死也不辭。」說的翟員外十分歡喜，說巫雲不曾壞心，雖在李師師家，比門戶裡粉頭還高一等兒，也就同心應允了。到了次日，叫孫寡嘴去和李師師說：「既然送過巫雲來，還做親戚，兩下走著，把我那財禮只退出五百兩罷。」李師師又不肯退，翟員外又不肯依，正調停不來。

世間無巧不成話。恰好有一茶客叫汪引之，汴梁久住，開茶店，平日認得鄭玉卿。那一日在揚州鈔關上，望見玉卿在船上拜客。到了東京，聞翟員外貼招子，為拐帶人口，許多財物，報信者許謝銀五十兩。就來李師師家說信。李師師急急傳將翟員外來，細細問。是八月中秋在揚州遇見，今已半年，那裡找去。汪蠻子說：「我管過江去跟尋。」這李師師家也許了個謝禮三十兩。因這一個瞎信，翟員外又得了巫雲，且頂紅著，李師師使孫寡嘴來說：「日後銀瓶回來，我也不要巫雲了，就做了銀瓶的陪嫁罷。」因此翟員外不好來討這財禮，只得大家聽聽信，再講不遲。

到了一年終，汪引之又來傳信說，鄭玉卿在揚州和鹽商賣鹽，有人見他在鹽船上。翟員外聽此信，不由的不惱，又是想人，又是想財，去開封府遞了個失盜奸拐呈詞，領了兩個做公的，要同汪引之親上揚州，必定拿鄭玉卿來。看了個出行日子，僱了一個長行驢子，同兩個家人，和汪引之起身去了。

這巫雲在家密密叫將李師師家人來，把他開的布店內，青白布五六百筒，開放箱籠，金銀酒器，綾羅尺頭，連夜俱抬在李師師家來。李師師卻尋了一個現管金營的參將雲離守來，講著和巫雲包一年，不要身錢，一頂轎子，暗夜裡抬去，還要先告他害了巫雲人命，和他鬼混，好遮這銀瓶的事。

原來雲離守是清河縣人，與西門慶是親家，因清河縣亂後，在汴京做武官，現管轄捕提刑，因此李師師靠著他，第二次騙了翟員外，假使老汪報信，把翟員外吊虎離山，好盜他的家財。你說這人家，巧也不巧？總因翟員外一生使惹錢，知道是個死狗，與他這個絕戶計，未免太狠了，自然要奸巧生出禍來，天無不報之理。

卻說翟員外到了揚州，訪問半月，那得個鄭玉卿的影兒。汪引之說的話，似真似假，通不認帳，只說是船上兒見他拜客，又說是或者人有相貌相同的，只怕我錯認了，一時間兩三樣話，真是捕風捉影，反費了盤纏二三十兩，大家回汴梁來。翟員外有守店的家人早來接著，說巫雲姐把樓門都開了，布匹、銀錢、家什盜個罄淨，往李媽媽家夜去明來，如今不知到那裡去了。李家反來咱家要人，和咱打官司，要在衙裡提刑雲參將案下去告狀。翟員外聽說，險不氣破五葉蓮肝肺，衝透三毛七孔心，氣的滾下驢子來，一聲兒不言語。醒了半日，才進的汴梁城。進門一看，只見樓上皮箱一個也沒有了。使人去叫孫寡嘴，這一班班兒幫閒光棍，怕李師師家有手眼，明知道要打官司，俱躲在外縣，訪賭博抽頭去了。這邊李師師知翟員外回來，定不干休，一面使巫雲送到雲參將衙門裡，先遞了一張謀殺人命事的狀案候著他。等得翟員外到家，次日雲參將使四個緝捕的，一條繩子拴去，不由分說，問了幾句話，說奸霸良家女子，謀殺人命，匿死無跡，先責了二十大板，打入囚牢，罰了五百斤硝黃，軍前使用。翟員外反使了百金央上下的情來，共費三百餘金，才完了一場官司。李師師使人上門，每日要巫雲，只得忍氣吞聲，不敢提起。又是兵馬時候，各衙不准狀詞，翟員外事因嫖起，先自不正，那裡敢去告狀？

到了次年，金人襲取汴梁，這宋朝的將官，逃的逃，殺的殺，劉豫為王，俱換了一班番將。那一時是金將粘罕管轄捕盜賊，為城池的事，好不利害，略有些罪過，不是抄家，就是斬首。這一時李師師家，越發裝起門面來，大開著巢窩，買了十四五個粉頭，叫人串戲，演習吹彈。那些番兵營將，成群往來不絕。後因兀術太子選取宮人，齊王劉豫奉令各處搜括。李師師偏是抗法，先與這金朝大將軍乾離不府裡娶的這些太太們秘通了線索，把他收在御樂籍中，不許官差攪擾，大番字告示門上貼起，誰敢問他一聲兒？也就是個九尾狐狸玉窟兔，七十二變女妖精。

翟員外受了兩次坑騙，吃了一場屈官司，到底受氣不過，寫了一張盜國媚妖通賊謀叛的狀詞，開單款八十餘條，將那徽宗末年迷惑道君、私通叛黨的事，備細條揭，說他匿宋朝秘室，富可敵國，通江南奸細，實為內應。先將粘罕標下的中軍官，送了他一百兩銀子，說這李師師寶物金銀，得的宮裡庫藏，原該入了朝廷的。這金兵人人貪寶，又見李師師家這些婦女們，穿綾著錦的，久已垂涎，暗將此事打著番語，通知粘罕。那李師師家一字不知，只道翟員外日久甘心，沒有告狀的說話，那知道天不容奸，罪貫已盈，故使翟員外以發其惡。翟員外假作秘報軍情，托中軍打作公事，將狀封進。這金將軍粘罕正尋不出這樣題目來，又不是良民百姓，一個娼女家，先占了個淫奸生盜的名色。即時點了一隊人馬，披掛整齊，傳進轅門，不肯洩漏一字。原來金朝軍法甚秘，行兵出門，還不知去向，只看著大旗往那裡走，直至臨陣往前廝殺，才知道甚麼事，因此李師師全不知覺。

卻說李師師正是生日，許多官客在前廳飲酒唱戲，十數個粉頭打扮的天仙玉女一般，吹的吹，彈的彈，唱的唱，到了黃昏，掌上燭來，把各樣花燈點起，眾人才請師師出來舉賀。這師師穿著紅通袖麒麟袍兒，鵝黃織錦拖邊裙子，玉帶宮靴，翠珠鳳髻，直似王母赴蟠桃的光景。來到席前，眾女樂笙簫弦索，引導著唱一套〔花詞〕：

風雨替花愁，風雨罷，花也應休。勸君莫惜花前醉，今年花謝，明年花謝，白了人頭。乘興兩三甌，任溪山好處尋游。但教有酒身無事，有花也好，無花也好，問甚春愁。

唱到此處，眾人迎出廳來，舉起大葵花金杯來滿斟一杯。李師師伸出一雙玉腕，帶著兩個金鐲，才待去接，只聽得街上走的馬一聲裡響，把前後門一齊圍了，早把大門打開，只見這些金兵一湧而入，唬得這些子弟們走投無路。先把李師師剝個罄盡，頭上金珠，手上鐲釧，亂分亂搶，只留得一件貼身小襖，好一似兩打梨花，風吹桃片。把這些浪子也都一套兒綁了。也是金朝軍法，也有翟員外手段。那時封了內外門，留三十個兵把守，連夜解往粘罕衙門來。因夜晚一時不便審問，俱發在開封府倉監，以待明日發落。正是樂極生悲，惡盈禍起。詩云：

人間天上兩茫然，雨鎖雲收散暮煙。
秋雁霄空終自滅，春蠶絲盡不成眠。
已無梧葉題長恨，空折梅花報可憐。
彈盡琵琶和淚語，黃昏青塚叫啼鵑。

到了次日，粘罕將軍進了衙門，排下一堂軍牢刑具，提出李師師和這些妓女子弟來。滿城東京人，誰不知一個李媽媽？看的人挨肩擠背，真是人山人海，俱道：「這李媽媽也是享過了福，經這幾番大亂，不曾失他一點體面。今日這一件事，畢竟他久有手段，到底還不相干。」也有說：「這個老狐精，迷惑了朝廷，把宋朝江山都滅了。他還打著旗號養漢，享盡了富貴。今日定是天報，那有還叫他清淨無事的理。」外人議論不提。

卻說金朝的法度，沒有甚麼三推六問，況是一家樂戶，有甚麼大事。粘罕在堂上一枝槐樹下盤膝而坐，先叫上翟員外問他起禍根由。翟員外細說了一遍，說借銀瓶騙去三千餘金，又使巫雲來假說是賠人，使汪蠻子報假信，又偷了家資二千餘兩。說的粘罕一班兒番將大笑起來，指著翟員外道：「看你這個嘴臉，還要嫖他。只好當個膿包忘八罷！」叫上李師師來，看了又看，「這等一個娼婦，還要接了宋家的皇帝，他如今在五國城，你也該替他守守情兒，才是婊子的體面。如今開著大巢窩，連如今皇爺抽選都叫不應。你好小手段兒，我且看看你這白屁股兒！」即令動刑。皂隸剝去中衣，先打了二十大板，可憐把個白光光、滑溜溜、香噴噴、緊、兩片行雲送雨的情根，不消幾下竹篾，早紅雨斜噴，雪皮亂捲。在旁圍的人，先也恨他，到此心都軟了，不免動情傷感。又是一撈四十敲，滾的雲鬢如蓬，面黃如紙，口中亂叫，比那枕上風情、被窩中恩愛還叫得親熱。粘罕將軍看不過意，也就吩咐放了拶子，差人送入女倉。把那些丫頭當官賣嫁，並家私籍沒入官，以充軍餉。這些子弟們，不合昏夜宿娼，每人十板。一面追了供狀口詞，申與四太子王爺，文書做起勸語：

看得娼婦李師師，峨眉不肯讓人，因而蠹國。狐性偏能惑主，遂至傾城。以章台為御苑，有游夏庭之淫；指鞏路作私巢，甚烽舉驪山之罪。乃至倚六賊為門戶，通四寇作腹心。盜內帑之金珠，僭娼優而佩■。九尾之狐，迷人白日，千尺之蟒，肆毒青丘者也。久宜稿街明誅，姑以原赦減等，遵依新律，入官配軍。家私充餉；其一應妓女，分散為奴，以備軍賞。大金 年 月 日為盜國娼妓等事一案

粘罕將勸語口供一一申報了兀術王爺。李師師將養了一日，喚出監來，同一起粉頭過了刑部，即時有一番將，因看馬有功，當堂批了領狀，領去為妻，往遼東養馬大凌河去了。將那所住的秦樓舍為佛寺。其餘女子分入各營，也有叫他做戲的；也有番婦毒狠，叫他掃糞拾草的；也有挑水放鵝鴨的。抄沒了家財，一一入官，不下二十萬外。把一個錦秀花叢，不消幾日，化為瓦解冰消，真是繁華一夢：

楊柳絲絲弄春柔，煙縷織成愁。海棠過雨，脂胭零落，花事都勾。而今往事難重省，歸夢遠秦樓。相思還在，汴河西路，御苑東頭。

這李師師悽惶惶，身無寸絲，手無文錢，隨著一個七十歲的番軍往營裡去了。原來這個番軍先有一個老婆，是西番回子家女兒，嫁了七八個兵，才嫁這個老軍，生的一面黑麻，鉤鼻大口，渾身上下都是皮襖，每日打罵的老公全不著家。忽然見這老兵領著一個婦人走進門來，打著番語問道：「那裡抬來的？」老兵說是王爺賞的。這老婆坐著炕上，李師師進來，只得磕下頭去，起來在

旁侍立，又不省得他的言語，只向老兵說了幾番語。那老兵取了一根擔鉤，兩個木桶，叫李師師向井邊打水來做飯，與老公吃。那老婆也不問師師是甚麼人。只得兩眼垂淚，取過木桶來挑起，真有千斤之重。這李師師那曉得這個滋味？出門來，又不知井在那裡，惶惶而去，不知終究性命如何。正是錦屏翠被香猶在，垢面蓬頭事不同。